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 / 著 倪翔 / 译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3

插图版全译本
超值典藏

世界侦探小说经典名著 每一个推理迷必备的案头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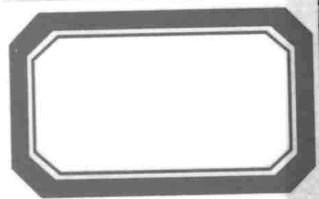
Arthur Conan Doyle.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英)阿瑟·柯南·道尔 / 著 倪翔 / 译

Sherlock Holmes:
The Complete Novels and Stories

3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全3册/(英)柯南·道尔(Conan Doyle,A.)著;倪翔译.——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2.10

ISBN 978-7-5430-7107-0

I. ①福… II. ①柯… ②倪…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2814号

上架建议:经典/侦探小说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全3册)

作 者:(英)阿瑟·柯南·道尔

译 者:倪 翔

责任编辑:李杏华

监 制:张应娜

策划编辑:耿金丽

封面设计:吕彦秋

版式设计:风 箏

出 版:武汉出版社

地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103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 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zbs@whcbs.com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15mm×1010mm 1/16

印 张:79.5

字 数:1500千字

版 次: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30-7107-0

定 价:88.00元(全三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福尔摩斯 探案全集
Arthur Conan Doyle

恐怖谷







第一部 伯尔斯通的悲剧

一

警告

“我倒认为……”我说。

“每个人都认为。”福尔摩斯的语气很不耐烦。

我相信自己是一个非常有耐性的人；不过，我还是要承认，他如此嘲笑着打断我的话，确实令我有点不高兴。于是我严肃地说：“福尔摩斯，说实话，有时候你真让人有点难堪啊。”

他完全陷入沉思之中，没有即刻答复我的抗议。他用一只手支着头，面前摆着没有动过的早餐，双眼紧盯着那张刚从信封中抽出来的字条，然后把信封拿起来，举到灯前，格外仔细地对它的外观和封口进行研究。

“这笔迹是柏拉克的，”他若有所思地说，“尽管我以前只见过两次柏拉克的笔迹，我对这小条就是他写的也毫不怀疑。将希腊字母 ϵ 的顶端写成花体，这一点就很明显。不过，这要真是柏拉克写的，那它就必然会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他是在自言自语，而不是在和我谈话，然而这番话却令我感到很有兴趣，我的不快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那么，柏拉克是谁呢？”

“华生，柏拉克这个名字是假的，它不过就是一个人身份的代号；可是在它背后却躲着一个诡计多端、不可捉摸的人物。他在前一封信里已经坦白地告诉了我，这不是他的真名，并且公然对我说，想要在这大城市的茫茫人海中寻找他的踪迹，是徒劳无益的。柏拉克的重要



性，并不体现在他本身，而是体现在他所结交的那个大人物身上。你想象一下，一条鲭鱼和一条鲨鱼在一起，一只豺狼和一头狮子在一起——总之，一个本身并不是很了不起的东西联合了一个凶恶的怪物，会变得怎样呢？那就不仅是凶恶，还十分阴险了。华生，我认为他就是这样一个怪物，你听说过莫里亚蒂教授这个人吗？”

“那个非常有名的手段高超的罪犯，在贼党中十分出名……”

“不要说这样外行的话，华生，”福尔摩斯嘟囔着反驳我。

“我想说的是，只是在公众中无人知晓。”

“妙！你真是机灵过人！”福尔摩斯大叫着，“真想不到你在说话时也很狡黠幽默呢。华生，这我可要留意提防呢。可是称莫里亚蒂为罪犯，从法律角度来说，却是公开的诽谤——这也正是奥妙之处！他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阴谋家，是所有恶行的总策划者，是黑社会的首脑，是一个完全有能力影响民族命运的智囊！这就是他。然而一般人却丝毫不怀疑他，他从未受到丝毫攻击，他在处世为人方面的长处和厌恶自我表现的风度又十分令人钦佩。因此，只凭你说的这几句话，他就能将你拖到法庭上，罚你一年的年金作为他名誉损失的赔偿。他不就是《小行的动力论》这部书的驰名作者么？这部书上升到的高度是纯数学中罕有的，据说科学界无人能对它提出批评。这样的人，难道可以中伤么？出言不逊的医生和遭到诽谤的教授——这就是你和他将分别得到的头衔！那人真是一个天才呢，华生，可是，只要我不被那些小爪牙弄死，我们就总会有得胜的一天的。”

“希望可以看到这一天！”我发自内心地欢呼道，“不过你刚才提到柏拉克……”

“噢，是的，这个所谓的柏拉克是整个链条中的一环，与所连接的那个庞然大物离得并不远。柏拉克不是特别坚固的一环——这不过是我们两人之间这样说。据我所能得到的判断，他在这个链条中是唯一的薄弱环节。”

“可是有一环薄弱，就会使全局不牢固啊！”

“非常正确！我亲爱的华生。所以，柏拉克就十分重要了。他还有点基本的正义感，我又偶尔在暗中送给他一张十镑的钞票，通过这一点适当的鼓励，已经有一两次，他在事先给我送来了具有一定价值的消息，其有价值的原因，是我通过它能预见并防止某一罪行，而不是在事后去惩办罪犯。我完全相信，如果我们能解开密码，就能发现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那种消息。”

福尔摩斯又把那张纸放在空盘子上铺开，我站起身，走到他身后，低头仔细看那些稀奇古怪的文字，那些文字是：

534 C2 13 127 36 31 4 17 21 41

道格拉斯 109 293 5 37 伯尔斯通

26 伯尔斯通 9 47 171

“福尔摩斯，你能从这些字里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这显然是用来传递秘密消息的。”



“不过，没有密码本，密码信又能派上什么用场呢？”

“在这种情况下，是一点用都没有的。”

“你为什么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呢？”

“因为有许多密码，在我眼中就像报纸通告栏里虚假的广告一样简单。那些简单的东西在人的智力面前，只显得有趣，而不会显得厌倦。然而这次就不一样了，它所指的明显是某本书中某一页上的某些词。除非我知道是在哪本书的哪一页上，否则就无能为力了。”

“可是为什么又会出现道格拉斯和伯尔斯通这两个名字呢？”

“明显是因为这本书上并未出现那两个字。”

“那他为什么不说明是哪本书呢？”

“亲爱的华生，你天生就很机智狡黠，这点也使你的朋友们高兴；只凭这样的机智，你也不至于在同一个信封里把密码信和密码本都装进去。因为一旦信件被投递错了，那你就会败露。像现在这样，只有两封信同时出差错，才会出乱子。我们的第二封信应该已经到了，我想那封信里会给我们送来解释的文字，或者更可能包括查阅这些符号的原书。”

果然被福尔摩斯说中了，几分钟后，小仆人毕利走了进来，带来了我们盼望的那封信。

“笔迹是一样的，”福尔摩斯边拆信封边说，“并且竟然有签名，”等到他展开信笺时，便接着兴高采烈地说，“喂，华生，咱们可以开始了。”可是他把信的内容看完后，又双眉紧锁了。

“哎呀，这真是令人失望啊！华生，恐怕我们的期待都无法实现了。但愿柏拉克这个人不会出什么意外。”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想继续干这件事了，太危险了，他对我已有所怀疑。我能看出他开始怀疑我了。当我把通信地址写完，想到寄给你密码索引时，他居然出乎意料地来了。幸亏我盖住了它。如果被他看到，那我就非常危险了。可是从他的目光里，我看出了不信任的神色，请你烧了上次寄去的密码信吧，对你来说，那封信现在没有用处了。

弗莱德·柏拉克

福尔摩斯坐在那儿，用手指搓弄着这封信，对着壁炉皱着眉。

“也许其实并没有什么。可能只不过是他自己心虚了而已。他把自己当成贼党中的叛逆者，所以认为那个人在谴责他。”福尔摩斯终于开口。

“我想，那个人就是莫里亚蒂教授吧。”

“完全正确！他们那一伙人，无论是谁，只要一提到‘他’，都知道指的是谁。他们所有人只有一个发布命令的‘他’。”

“可是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哼！这个问题倒很严重。当你遇到一个欧洲第一流的智囊作你的对手，而他背后还有全部的黑社会势力，那就发生任何事都有可能了。不管怎么说，咱们的朋友柏拉克明显被吓糊



涂了——请你比较一下信纸上和信封上的笔迹。这说明，信封上的字写在那个人突然来访前，因此清楚而又有力量，不过信纸上的字就潦草得几乎无法看清了。”

“那他写这封信有什么必要呢？干脆放下不管不就行了。”

“因为他怕一旦那么做，我就会找他追问，给他带来麻烦。”

“有道理，”我说，“当然了，”我将原来用密码写的那封信拿起来，皱着眉认真地看，“明知在这张纸上写着重大的秘密，可是没有任何破译的方法，快要把人急疯了。”

夏洛克·福尔摩斯将他一口都没尝过的早餐推到一边，点燃了气味难闻的烟斗，这是他默然沉思时的伙伴。“我觉得有些奇怪！”他把身体靠在椅子上，仰视着天花板，说道，“也许有些东西被你那马基雅维利^①的才智漏过了。让我们用单纯推理的方法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这个人是以一本书为蓝本编写密码信的，咱们就以此为出发点吧。”

“这个出发点相当没把握啊。”

“那么让咱们看看是不是可以缩小一点范围吧。当我在它上面集中思想的时候，这件事看起来就不是那么高深莫测了。我们有没有什么关于这本书的可供查清的迹象呢？”

“一点都没有。”

“嗯，嗯，或许没糟到这个地步。这封密码信的开头是一个大 534，不是吗？我们可以把 534 假设为密码出处的页数。那么我们这本书就会很厚。这样我们就有了第一个线索。这本厚书是哪一类的，我们是否有些别的可以查明的迹象呢？第二个符号是 C2，你认为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华生。”

“一定是说第二章了。”^②

“未必是这样，华生。我相信你会赞同我的观点：既然页码已经指明，那章数就不重要了。再说，假如 534 页只是第二章，那第一章就一定长得不像话了。”

“指的是第几栏！”^③我喊道。

“聪明啊，华生。今天早晨，你可是展露才华了呀。如果它指的不是栏，那就是我误入歧途了。所以现在，我们可以设想有一本很厚的书，每页印成两栏，每一栏又特别长，因为这封信中有一个词的标数是二百九十三。这是我们能推理出的所有的东西吗？”

“恐怕是所有的了。”

“不要这么小看自己，我亲爱的华生。再一次展现你的智慧吧。如果这本书是很不常见的，他必然会提前寄给我。他没有在他的计划遭到挫败前把书寄给我，只是想通过信件告诉我线索——他在信中是这样说的。这完全能够表明，他一定觉得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不难找到的。他有这样一本，所以觉得我也会有。总之，华生，这本书很普通。”

“你的话听起来的确符合情理。”

“因此，探讨的范围已经被我们缩小到一本厚书上了。书是印成两栏的，并且也很常用。”

“《圣经》！”我十分得意地叫道。

① 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兼历史学家，主张为达到政治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② 英文的章是Chapter。

③ 英文的栏是Column，与章均以字母“C”开头。



“好，华生，好！不过，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还不是足够好。与《圣经》相比，我还举不出一个莫里亚蒂党徒手边更有可能的书来。此外，《圣经》有很多版本，很难设想两个版本在页码上完全相同。这本书显然是只有一个版本的。他能确定他书上的 534 页和我书上的 534 页一定相同。”

“不过符合这种条件的书却不多啊。”

“完全正确，我们的出路正好就在这里。我们的查找范围进一步缩小到版本统一而又每个人都会有一本书了。”

“萧伯纳的作品！”

“华生，这仍然有问题。萧伯纳文字的特点是洗练简洁，但词汇量不多。选择其词汇传递普通消息是很难的。我们还是排除萧伯纳的作品吧。根据相同的理由，我认为字典也不适合。那么还剩下什么书呢？”

“年鉴！”

“真棒，华生！如果你猜不到要害，那我就犯了大错了！是一本年鉴！让我们来认真考虑一下华特克年鉴^①的条件吧。这本书很常见。它那么多页数符合我们的需要，而且印成两栏，虽然开始时用词简练，如果我记得不错，它在将近结尾时就变得很啰唆。”福尔摩斯从写字台上把这本书拿起来，“这是第 534 页，第二栏，我看讨论的是英属印度的贸易和资源问题。华生，请你记下这些字！我们找到第十三个字，是‘马拉塔’^②，我担心这个开始并不吉利，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政府’，虽然对我们和莫里亚蒂教授来说这个字都有点离题，但至少还算合理。现在我们继续尝试，马拉塔政府有些什么行为呢？哎呀，下一个字是‘猪鬃’。我亲爱的华生，我们错了！这回完了！”

他说话时的语气虽然是开玩笑的，可是颤动的浓眉却表现出他内心是失望和恼怒的。我也无计可施闷闷不乐地坐着，注视着炉火。突然，福尔摩斯的欢呼打破了长时间的沉默。他向书橱奔去，从里面拿出另一本黄色封面的书。

“华生，我们因为太新潮而吃亏了！”他大声说道，“咱们走在时代前面，于是受到了应得的惩罚。今天是一月七日，我们已经及时买到了这本新年鉴。看来柏拉克很可能是以一本旧年鉴为根据凑成他那封信的。毫无疑问，如果他写完那封说明信的话，他一定会将这一点告诉我们。现在我们看第 534 页上讲的都是什么。第十三个字和第一百二十七个字是‘有’，这下希望就大多了。”福尔摩斯的两眼发出兴奋的光。在数那一个个字的时候，他细长的手指因激动而不住地颤抖着，“‘危险’，哈！哈！太好了！华生，记下它。‘有危险—可能—到来—很快—某人’，接下去是‘道格拉斯’这个人名，再下面是‘富有一乡—现在—在一—伯尔斯通—庄园—伯尔斯通——可信——火急’。你看，华生！你觉得纯推理这种方法以及成果如何？如果鲜货店出售桂冠这种商品，我一定要让毕利去买一顶。”

在福尔摩斯破译那密码时，我把它草草地记在膝上的一张大页书写纸上。我忍不住全神

① 华特克年鉴：英国最有名的年鉴。

② 马拉塔：住在印度中部及西部的人，生性好战。



贯注地盯着这些奇怪的词句。

“他表达意思的方法真是古怪而又勉强。”我说。

“恰恰相反，他做得真是太妙了，”福尔摩斯说道，“当你只能从一栏文字中寻找表达你的意思的字眼时，你很难能找到你需要的每一个词。因此你不得不留下一些东西，让收到你信的人靠他的智慧去理解。这封信的意思，十分明确。有些不利的事将发生在一个叫道格拉斯的人身上，他就像信上写的，是一个富乡绅。他确信——他找不到‘确信’这个字，只能找到与它相近的字‘可信’来代替——事情已经万分火急。这就是我们的成果——而且是很需要技巧的工作呢！”

福尔摩斯就像一个纯粹的艺术家，就算他没有达到自己颇高的期望而暗自失望，他也对自己比较好的工作成果产生一种欣喜。当毕利推开门，带着苏格兰场的麦克唐纳警官走进屋子时，福尔摩斯仍然在为自己的成就轻声发笑。

那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年初，艾立克·麦克唐纳还没有像现在一样有名。那时的他还是个青年，可是，由于他的案子办得都很出色，因而已经成为侦探界深受信赖的一员了。他高大健壮，使人一看就知道他体力过人；他那硕大的头颅和深陷而有神的双眼，更清楚地说明他智力敏锐。他为人沉默寡言，做事一丝不苟，他性格倔强，说话时有很浓重的阿伯丁港口音。

福尔摩斯帮助他办过两个案子，都获得了成功。而福尔摩斯自己得到的报酬，就仅仅是用智力解决疑难而产生的快乐。所以，这个苏格兰人十分热爱和尊敬他的业余同行，其表现就是，每当他遇到困难，就诚恳地来请教福尔摩斯。一个平庸的人看不到高于自己的东西，但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却能够立刻认识到别人的天才。麦克唐纳是个有才干的人，他明白向福尔摩斯求援并不丢人，因为无论在才能上还是在经验上，福尔摩斯都是欧洲顶尖的侦探。福尔摩斯不善与人相交，可是他并不讨厌这个高大的苏格兰人，每次见到麦克唐纳，他的脸上都带着微笑。

“真早，麦克唐纳先生，”福尔摩斯说，“祝你顺利，我担心又发生了什么坏事吧？”

“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如果你说的不是‘担心’，而是‘希望’，就更近乎情理了。”这个警官微笑着回答，“好，一小口酒就能把清早阴冷的寒气驱走。谢谢你，我不抽烟。我必须赶路，因为在一件案子发生后的最初时刻，是最珍贵的，这一点没有人比你更清楚了，但是……但是……”

警官突然停住了，非常惊异地盯住了桌上的纸，是那张我草草记下密码信的纸。

“道格拉斯！”他有点结巴地说，“伯尔斯通！这是什么？福尔摩斯先生。哎呀，这真像变魔术一样！你到底从哪儿得来这两个名字的？”

“这是华生医生和我偶然从一封密码信中破解的。可是怎么了，这两个名字有什么问题吗？”

警官诧异地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正是这样，”他说，“伯尔斯通庄园的道格拉斯先生昨晚被谋杀了！”



福尔摩斯的谈话

我的朋友就是为这样富于戏剧性的时刻而生的。如果说他因为这个惊人的消息而吃了一惊或有所激动，是言过其实的。尽管他并不残忍，但长期过度兴奋，无疑使他变得冷漠了。然而，他固然感情变得淡漠了，理智的洞察力却极其敏锐。我听到这个简短的消息后感到了恐怖，而福尔摩斯却丝毫不露声色，他的表情颇为镇静和沉着，就好比一个化学家看到结晶体从过饱和溶液里分离出来一样。

“没想到！没想到！”他说。

“你似乎并不感到吃惊啊！”

“麦克唐纳先生，这使事引起了我的注意，还不至于令我吃惊。我为什么要吃惊？我从某方面得到一封匿名信，也知道这封信十分重要。它警告我某个人有危险。不到一小时，我得知这个危险成为了现实，那个人已经被杀。如你所见，它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我不感到惊诧。”

他向警官简单讲述了这封信和密码的来由。麦克唐纳坐在那里，双手托着下巴，两道淡茶色的眉毛纠结在一起。

“今天早晨我原定是要去伯尔斯通的，”麦克唐纳说。

“我在这儿来就是问一下你和你的这位朋友想不想和我一起去。不过，听了你刚才的话，也许我们在伦敦能办得更好些。”

“我并不这么想，”福尔摩斯说。

“哎呀！福尔摩斯先生，”警官叫道，“一两天内，报上就会登满‘伯尔斯通之谜’。可是既然在伦敦已经有人在罪行发生前预料到了，那怎么还能算是谜呢？我们只要把这个人抓起来，其余的一切也就解决了。”

“正是这样，麦克唐纳先生。不过你打算怎样捉住这个所谓的柏拉克呢？”

麦克唐纳把信还给福尔摩斯说：“是从坎伯威尔投寄的——这对我们的帮助也不大。你说名字是假名。这当然不算什么线索。你不是说你从前给他送过钱么？”

“有两次。”

“怎样送的？”

“把钞票寄到坎伯威尔邮局。”

“你没有想办法去看看取走钱的人？”

“没有。”

警官很惊讶，似乎受到了震动地说：“为什么？”

“因为我向来守信用。他第一次写信给我时，我就承诺不去追查他的行踪。”

“你认为有个什么人在他背后吗？”



“当然有。”

“就是你曾和我提到过的那位教授吗？”

“一点也不错！”

麦克唐纳警官笑着瞥了我一眼，不停地眨着眼：“实不相瞒，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民间犯罪调查部认为，你对这位教授多少有点偏见。我曾亲自去调查过这件事。他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可敬而又有学问、有才能的人啊！”

“我很乐于见到你们对这位天才的赏识。”

“老兄，人们没法不佩服他啊！当我听到了你的看法，就决定去看看他。我和他闲谈了一会儿日食的问题。我记不清是怎么谈到这上面去的，不过他那时拿出了一个反光灯和一个地球仪，一下子就把原理说得十分透彻。他借了一本书给我，不过不怕你见笑，虽然我在阿伯丁受过很好的教育，可还是看不大懂。他有着瘦削的面容和灰白的头发，说话时神态严肃，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牧师呢。在我离开时，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就像父亲在你走上冷酷世界前为你祝福一样。”

福尔摩斯发出了咯咯的笑声，边搓手边说：“好极了！好极了！告诉我，我的麦克唐纳朋友，我想，这次兴致盎然、感人肺腑的会见应该是在教授的书房里进行的吧。”

“是的。”

“房间很精致，不是吗？”

“实在精致——简直是非常华丽，福尔摩斯先生。”

“你坐的位置是在他写字台对面吗？”

“对。”

“太阳照着你的眼睛，而他的脸处于暗处，对不对？”

“嗯，时间是晚上；可是在我的记忆里，当时灯光照在我的脸上。”

“当然是这样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教授座位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张画呢？”

“不会有什么被我漏过的，福尔摩斯先生。也许这些本领我是从你那里学来的。不错，我看到了那张画——是一个年轻女子用两手托着头，侧面看着你。”

“那是杰恩·拜布特斯·格乐兹^①的油画。”

警官尽力显出感兴趣的样子。

“杰恩·拜布特斯·格乐兹，”福尔摩斯两手指尖相抵，靠在椅子上继续说，“他是一位法国画家，在一七五〇年到一八〇〇年之间曾十分显赫。当然，我指的是他的绘画生涯。和格乐兹同时代的人对他的评价很高，现在的评价则要超过那时。”

警官的双眼显出茫然的神情，说道：“我们是不是最好……”

“我们谈的正是这件事情啊，”福尔摩斯打断了他，“我所说的全部内容都与被你称为伯尔斯通之谜的案件有直接且重要的关系。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正是事情的中心。”

麦克唐纳看着我，目光里有求助的意思，说话时笑得很勉强：“你思路的转变对我来讲有

① 杰恩·拜布特斯·格乐兹（1725—1805）：法国画家。



点太快了，福尔摩斯先生。你把一两个环节省略了，我可就想不通了。这个已死的画家和伯尔斯通事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对于侦探来说，一切知识都是有用的，”福尔摩斯说，“一八六五年时，格乐兹一幅名为‘牧羊少女’的画，在波特利斯拍卖时，价格达到一百二十万法郎——超过四万英镑——即使这是一件琐细的小事，也可以令你产生无限深思呢。”

显然，这确实令警官开始深思，他听得十分认真。

“我可以给你个提醒，”福尔摩斯接着说，“教授的薪金可以根据几本可靠的参考书来判断，是每年七百镑。”

“那他怎么买得起……”

“没错！他怎么买得起呢？”

“啊，这一点值得注意，”警官陷入了深思，“请你接着说，福尔摩斯先生，我真是太爱听了，这太奇妙了！”

福尔摩斯笑了。每当他受到别人真诚的钦佩，就一定会感到温暖——这应该是属于真正的艺术家的性格。他问道：“那么到伯尔斯通去的事呢？”

“我们还有时间，”警官看了看表说，“门口有我的一辆马车，用不了二十分钟就能把我们送到维多利亚车站。可是谈到这幅画，福尔摩斯先生，我记得你从前对我说过，你是从来都没有见到过莫里亚蒂教授的。”

“是的，我从未见过他。”

“那你如何知道他房间里的情形呢？”

“啊，这就是另一码事了。我去过他房中三次，有两次用不一样的借口等候他，在他没回来的时候就离开了。还有一次，啊，这就不方便告诉一个官方侦探了。那是最后一次，我擅自匆匆地检查了一下他的文件，获得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你发现有什么东西可疑吗？”

“一点也没发现，令我惊奇的正是这一点。不管怎样，你已经明白这张画的意义了。它说明莫里亚蒂这个人极为富有。他是怎么搞到这些财富的呢？他并未结婚。他的弟弟在英格兰西部的一个车站当站长。他的教授职位每年可得七百镑。然而他竟然是一张格乐兹的油画的主人。”

“嗯？”

“经过这番推论，自然就明白了。”

“你是说他有很多的收入，而这么多的收入是非法得来的吗？”

“完全正确，当然我还有其他理由这样认为——大量蛛丝马迹，隐约通向蛛网的中心，而这个毒虫却纹丝不动地潜伏在那里。我只提到了一个格乐兹，因为你已经亲眼看见了。”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承认你刚才所讲的很有意思，不仅非常有意思，可以说是奇妙极了。不过，如果你能进一步讲清楚些就更好了。究竟他是从哪儿得到那么多钱的？造假钞？私铸硬币？或者盗窃？”



“你看过与约翰森·魏德^①有关的故事吗？”

“啊，这倒是个听起来很熟悉的名字。他是一本小说中的人物吧！对吗？我向来对小说里的侦探们没什么兴趣。这些家伙不论做什么都不让别人知道他们的方法。那只不过是灵机一动，还不能算是办案。”

“约翰森·魏德不是侦探，也不是小说中的人物，他是一个作案高手，生在上个世纪——一七五〇年前后。”

“那么对我来说，他就没有什么用处了，我这个人是很讲究实际的。”

“麦克唐纳先生，对你来说最实际的事，就是闭门读三个月的书，每天用十二个小时读犯罪史。任何事物都在往复循环状态中——莫里亚蒂教授也不例外。约翰森·魏德是伦敦罪犯们的幕后推动力，他出售自己那诡谲的头脑和组织势力，并收取百分之十五的佣金。旧事还会重演，同样的事会再度发生。我要对你讲一两件与莫里亚蒂有关的事，它会令你产生兴趣。”

“你讲的当然会令我非常感兴趣。”

“我在偶然中发现了莫里亚蒂锁链的第一个环节——锁链的一端是这位犯下大罪的人，另一端则有数以百计的打手、扒手、诈骗犯和赌棍，中间夹杂着名目繁多的罪行。为他们出主意的是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而法律对这位‘参谋长’和莫里亚蒂本人同样无可奈何。你知道莫里亚蒂教授给他的薪水是多少吗？”

“我很想听听。”

“每年六千镑。这是他智慧的代价。你懂得这是美国商业上的准则。我对这一详情的了解，完全出于偶然。这已经超过了一个首相的收入。从这一点就能想象到莫里亚蒂究竟有多少收入，还有他所从事的活动是多么大规模的了。另外一点：我最近曾专门搜集了莫里亚蒂的一些支票——只不过是一些他用来支付家庭用度的没有嫌疑的普通支票。这些支票是分别从六家银行支取的。你对这一点产生了怎样的印象呢？”

“当然，太奇怪了！可是你能从这里得到什么结论呢？”

“他不希望人们议论他的财富。谁都别打算弄清他到底有多少钱。我绝对相信他开了不少于二十个银行账户。他的大部分财产很可能存在德国或法国的银行里。以后如果你能有一两年空闲的时间，我建议你好好研究一下莫里亚蒂教授。”

这番谈话给麦克唐纳留下的印象很深刻，他渐渐听得出神。此刻，他那种英格兰场的现实性格又使他立刻回到当前的案子上来。

“不管怎样，他存在哪家银行都可以，”麦克唐纳说，“你讲的这些有趣的轶闻旧史，都把我引得离了题了，福尔摩斯先生。真正重要的是你所说的：那位教授与这件罪案牵连在一起的，就是你收到的柏拉克的警告信上所说的那点。为了当前的实际需要，我们能不能再前进一步呢？”

“我们可以推测一下犯罪的动机。以你原来所讲的情况为根据，可以推测出这是一宗莫明其妙的或至少是一起无法解释的凶杀案。现在，假设犯罪的起因正和我们怀疑的一样，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动机。第一，我可以告诉你，莫里亚蒂在统治他的党羽时，用的是一种铁的

① 约翰森·魏德：犯罪史上的作案高手，英国工匠、商人、线民。

手腕，他的纪律特别严。在他的法典里，惩戒形式只有一种，就是处死。现在我们可以做个假设，就是这个被害人道格拉斯曾经背叛过他的首领，于是他的厄运即将临头。接下来就是对他的惩戒，而且这个惩戒也就会变得众所周知——其目的只是杀一儆百。”

“好！这是一种可能。福尔摩斯先生。”

“另一种可能就是，惨案的发生是按照那种工作的必要，由莫里亚蒂策划的。那里是否遭到了抢劫？”

“我没听说有这事。”

“当然，如果有这样的事，那么第一种假设就可能不是实事，而第二种假设就更接近事实了。也许莫里亚蒂是在可以分得部分赃物的情况下参加策划的，或者是别人给他很多钱让他主持这次犯罪。二者皆有可能。可是，不管是这两种当中的哪一种，或者还有第三种，咱们都一定要去伯尔斯通找答案。我对这个对手真是太了解了，他一定不会在这里留下任何能让咱们追查到他名下的线索。”

“那么，咱们是一定要去伯尔斯通了！”麦克唐纳从椅子上跳起来叫道，“哎呀！比我想的晚了许多。先生们，我能给你们的准备时间只有五分钟。”

“这对我们两个已经足够了。”福尔摩斯跳起来，迅速脱下睡衣换上外套说，“麦克唐纳先生，等一会儿在路上时，请你把全部情况详细给我讲讲。”

“全部情况”太少，这点令人失望，但却足以令我们确信，我们需要解决的案子是完全值得一位专家去关注的。当福尔摩斯认真听着那少得可怜却又有必要关注的细节时，他露出欣喜的神色，两只瘦手不停地搓着。终于熬过了漫长而又无聊的几个星期，现在有了一个适合的案件让那些非凡的才能有用武之地了，这种非凡的才能，和所有特殊的禀赋都一样，当它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就会使它的主人觉得厌倦。头脑虽然敏锐，也会因为无所事事而迟钝生锈。

夏洛克·福尔摩斯遇到了需要他侦破的案子，他两眼放出了炯炯的光，苍白的双颊现出了一点红晕，也焕发了神采。坐在车上的他上身前倾，聚精会神地听着麦克唐纳对这件案子的简要介绍。这个案子正等着我们去沙塞克斯郡解决呢。警官对我们解释说，他的讲述根据的是他得到的一份草草写成的报告，这份报告是在清晨由送牛奶的火车带到他那儿的。当地的警官怀特·梅森与他是好朋友，在有人需要他们帮助时，麦克唐纳总是比苏格兰场要早很多收到通知。这是一件无从着手的案子，这样的案子通常都是由大城市的专家去解决的。他给我们念的信上这样说：

亲爱的麦克唐纳警官：

这是封写给你个人的信，正式公文也会送到警署。请打电报通知我你早晨到伯尔斯通的火车班次，我会去迎接你。如果我无法脱身，也会派人去接你。这个案件并不普通。请你火速前来，一点时间都不要耽误。如果可能，务请福尔摩斯先生与你一起来。他会发现一些与他心意完全符合的事。如果其中没有一个死人，我们就会认为案子已经得到了戏剧性的解决。哎呀，这真是个不一般的案子啊！



“你的朋友看起来并不愚蠢。”福尔摩斯说道。

“对，先生，我对怀特·梅森的评价是，他是一个精力非常充沛的人。”

“好，你还有其他要说的话吗？”

“我们遇到他时，他会把全部详情告诉我们的。”

“那么，道格拉斯先生和他惨遭杀害的事实你是怎么知道的？”

“随信附来的正式报告上是这么说的。报告上没有用‘惨遭’那两个字，这个词并不是公认的正式术语，只说到死者名为约翰·道格拉斯，提到他受伤的地方是头部，是火枪造成的；还提到昨晚接近午夜时分是案发的时间；还说无疑这是一桩谋杀案，不过还没有拘捕任何人。此案件的特点是非常复杂且分外离奇。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情况。”

“那么，麦克唐纳先生，如果你不反对，我们就谈到这儿。根据不足就急于做出判断，对我们的工作没有任何好处。当前我能肯定的只有两件事——伦敦的一个大智囊和沙塞克斯郡的死者。我们需要调查清楚的正是这二者的联系。”

三

伯尔斯通的悲剧

现在，我暂时将无关紧要的人物放在一边，先对我们到达发案地点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一下描述——这些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读者对相关的人物以及决定他们命运的奇特背景有所了解。

伯尔斯通是一个位于沙塞克斯郡北部边缘地区的小村落，村中有一片古老的半砖半木房屋，几百年来一点也没有改变，但由于风景优美、位置优越，近年来有些富户搬到这里，四周丛林中隐约可以看见他们的别墅。当地人认为这些丛林属于维耳德大森林的边缘地带，大森林向北部白垩丘陵地伸展，渐渐变得稀疏。由于人口增长的需求，开设了一些小商店，因此，它的远景也很明显，不久后伯尔斯通就会从一个古老的小村落发展成一个现代化城镇。伯尔斯通是一个很有规模的农村地区的中心，因为离这里最近的重要城镇滕布里奇韦尔斯市，位于向东延伸到肯特郡边区的十或十二英里远近的地方。

离村镇大约半英里的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园林，因那里高大的山毛榉树而出名，这就是古老的伯尔斯通庄园。这个建筑物历史悠久，它的一部分是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①时代兴建的，

① 指1095年至1099年。